

欧

短篇小说
精选

● 欧·亨利 —— 著 周远一 —— 译

亨利

非外译

小人物的悲欢啼笑中，藏着世界本来的模样

Selected Stories of O. Henry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欧·亨利

短篇小说
精选

欧·亨利 —— 著 周远一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欧·亨利 201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 (美) 欧·亨利著 ; 周远一译.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8.5

ISBN 978-7-5470-4850-4

I. ①欧… II. ①欧… ②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3729 号

出品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艺堂印刷 (天津) 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9.5

出版时间: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新楠

责任校对: 张希茹

装帧设计: 白砚川 石凯辉

ISBN 978-7-5470-4850-4

定价: 42.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传 真: 024-23284448

常年法律顾问: 李 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24-31255233

目 录

悲喜人间

- 3 最后一片叶子
- 13 女巫的面包
- 19 出租马车车夫的故事
- 25 警察与赞美诗
- 35 苹果的诱惑
- 59 二十年后
- 63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情感迷宫

爱情信使 69

春天 75

麦琪的礼物 81

爱的付出 90

钟摆 99

艾克·舍恩斯坦的爱情灵药 105

- 115 剪亮的灯盏
- 130 天窗室
- 140 证券经纪人罗曼史
- 146 提线木偶
- 166 华而不实
- 175 托拉斯的破产

摩登时代

- 幽默家的自白 185
- 命运之路 200
- 回合之间 234
- 红毛酋长的赎金 243
- 双料骗子 258
- 嘹亮的号角 272
- 多情的五月 281
-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290

悲喜人间

Selected Stories of O. Henry

最后一片叶子

华盛顿广场向西，有一个小区，小区的街道分布很奇怪，横竖间分割成很多狭窄的长条，这里的人把这些长条称为“小巷”。“小巷”彼此间穿插，又形成了许多古怪的角度和曲线，甚至一条街还有自身交叉一两回的。

一天，一位艺术家走在这条街上，发现这条古怪的街也有它有趣的地方。他觉得如果一个商人去收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款，却因为找不到正确的路线而大兜圈子，最后猛然发现自己转来转去又回到原点，更令他生气的是折腾了半天一文钱也没收到，只落得空手而回，这样的时刻，那真是很有意思呢！

之后，没过多久，一些搞艺术的人像是约好一般，齐刷刷地一起来到了这个古色古香的格林威治村。他们四处打听，寻找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三角墙、荷兰式的阁楼，更重要的是，房租一定要低廉。接着，这些人又从第六大街买来了一些锡蜡杯子和一两只

烘锅，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地方竟然成了一个“艺术区”。

苏艾和琼珊的画室就是在这里成立的，画室位于一座低矮的三层砖屋的顶楼。“琼珊”是琼娜的昵称。两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一个来自缅因州，另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第八大街上的一家名为“德尔蒙尼戈饭馆”认识的。她们去饭馆用餐，恰巧碰到，彼此间都很有好感，属于相互吸引的那种。她们坐在一起谈艺术，谈饮食，谈着装，总之谈了很多，之后她们发现彼此的口味也十分相投，于是就一起租下了那间顶楼做画室。

这已经是五月发生的事了。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称之为“肺炎”的不速之客，悄悄潜入艺术区，他用他那冰冷的手指碰碰这里摸摸那里。之后，在广场的东面，这个坏家伙开始明目张胆地行动起来，他每闯一次祸，总有那么几十个人受到伤害。不过，当他来到这错综复杂、狭窄并且长满苔藓的“巷子”里之后，他的脚步就没有原来那样畅行无阻了，他只得用一种缓慢的速度行走。

这位“肺炎先生”显然不是大家眼中那种有风度的老绅士。一个弱小的女人，已经被加利福尼亚的西风吹得毫无血色了，自然没有力气和那个有着红拳头、气吁吁的老家伙相对抗。所以，琼珊没有躲过他的袭击。她躺在那张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一双眼睛望着荷兰式小窗外的砖屋，那是空荡荡的邻居家。

一天早晨，忙碌的医生把苏艾叫到过道里，使劲皱着他那灰白色的粗眉毛。

“照现在的情形来看，她的病情很不乐观，只剩一成的希望了。”他边对苏艾说着，边抡起一只手把体温表里的水银甩下去，“那一成的希望主要还得看她自己，看她有没有强烈的求生欲望。这个你应该明白，如果一个人打定主意照顾殡仪馆的生意，那么一切的治疗都是毫无意义的。现在，你的这位小姐一门心思地以为自己活不成了。她有什么愿望吗？”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到那不勒斯海湾，她想画它。”苏艾说。

“画画？——简直太荒谬了！那她心里就没有很让她思念的东西？——比如说，男人？”

“男人？”苏艾像吹小口琴似的哼了一声，说，“难道男人就值得——但是，唉，大夫，这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情。”

“这样看来，一定是身体虚弱的缘故了。”医生带着一种思考的表情说，“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只要科学上说可以，我就一定可以救治好她。不过，当我的病人开始盘算有多少辆马车送她出殡时，药物的治疗力量就会减去一半。但如果你能使她对今年冬季大衣的袖子式样产生兴趣，并提出一个相关问题的话，那么我就可以保证，她康复的几率可以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送走医生后，苏艾来到工作室，她狠狠地哭了一把，眼泪几乎要把餐巾浸湿成了一团纸浆。然后，她拿起画板，吹着拉格泰姆音乐的口哨，摇头晃脑地走进琼珊的房间。

琼珊躺在床上，脸朝着窗口的方向，一点儿动静也没有。苏艾以为她睡着了，便赶紧停止了吹口哨。

她在角落里架起画板，开始替杂志画一幅短篇小说的钢笔画插图。青年画家通常都会有这么一段经历，为了将来能够进入艺术殿堂，他们不得不以杂志小说的插图来铺平道路，而那些有着文学梦的青年作者，为了给自己铺平文学道路，便创作了那些小说。

现在苏艾画的插图，正是小说里的主角，一个爱达荷州的放牧者，她先给主人公画上一条在马匹展览会里穿的漂亮的马裤和一片单眼镜，就在这时，她忽然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一遍遍地念着什么。于是她赶紧放下画笔，走到琼珊的床边。

床上的琼珊还是原来的样子，只是眼睛睁得大大的。她望着窗外，嘴里正在念着一些数字，她是在数数——倒着数。

“十二，”她说，过了一会儿，又说“十一”；接着是“十”“九”；再接着是“八”和“七”，这两个数字几乎是连在一起说的。

苏艾关切地向窗外瞧了瞧，有什么可数的呢？外面只是一个空荡荡、阴沉沉的院子，距离这边二十英尺外的是一幢砖屋的墙壁。一根看上去很老的常春藤，凌乱缠绕着的根已经枯萎，攀爬在半墙上。秋季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吹落得已经所剩无几，只剩下几根近乎光秃秃的藤枝依附在那堵松动残缺的砖墙上。

“亲爱的，你这是怎么了？”苏艾担心地问。

“六片。”琼珊说，声音低得像是耳语，“它们现在落得更快了。三天前差不多还有一百片呢，那时数得我眼花缭乱。可现在容易多了。喏，又掉了一片。现在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亲爱的？来，告诉你的苏艾，你到底在数什么。”

“叶子，常春藤上的叶子。等到最后一叶子掉落，我也要去了。三天前我就知道了。难道大夫没有告诉你？”

“啊，我可从来没听到这样荒唐的话。”苏艾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数落她说，“老藤叶和你的病有什么关系？当然，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那株常春藤。好了，你这淘气的姑娘，别犯傻啦，你不会有事的。我差点忘了，今天早晨大夫说你康复的机会是——让我想想，他是怎么说的来着——他说你康复的希望有九成呢！这么跟你说吧，差不多跟我们在纽约搭街车或者走过一幢新房子的机会一样多呢。好琼珊，听话，现在起来喝一点儿汤吧，这样你的苏艾才能放心去继续画画，然后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才能给她生病的乖孩子买点儿红葡萄酒，也买些猪排解解她自己的馋嘴。”

“你不用再买什么酒啦。”琼珊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苏艾讲话，一双眼睛仍然凝视着窗外，她说，“又掉了一片。不，我不要喝汤。只剩下四片了。我希望在天黑之前看到最后一叶子飘下来。那时候我也该去了。”

“琼珊，亲爱的，”苏艾弯着身子对她说，“你能不能答应我，在我画完之前，别睁开眼睛，别瞧窗外？这些画我明天得交。我现在需要一些光线，不然我早就把窗帘拉下来了。”

“你不能到另一间屋子去画吗？”琼珊冷冷地问道。

“我要待在这儿，跟你在一起。”苏艾说，“而且我不喜欢你总盯着那些莫名其妙的藤叶。”

“好吧，那你一画完就告诉我。”琼珊闭上眼睛说，她脸色惨

白，就那么静静地躺着，跟一尊倒塌下来的塑像没什么两样，“因为我要看那片最后的藤叶掉下来。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这一切，像一片可怜的、厌倦的藤叶一样，悠悠地往下飘，一直往下飘。”

“乖，你争取睡上一会儿。”苏艾说，“我要去找贝尔曼，让他上来做我的模特儿，我要画那个隐居的老矿工。你乖乖的，我一分钟后就能回来。在我回来之前，你好好待着别动。”

老贝尔曼也是一个画家，就住在这座砖屋的底层。他大约有六十岁了，一把胡子和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上的很相似，从他萨蒂尔似的脑袋上顺着瘦小的身体卷垂下来。在艺术界，贝尔曼算得上是个失意的人。他握了将近四十年的画笔，可是和艺术女神还是有相当远的距离，远到几乎连她长袍的衣角都摸不到。他总是说他马上就要画一幅杰作，可说来说去却也没见他动手。除了偶尔涂抹一些商业画或广告画之外，很多年里，他几乎没画过什么像样的画。

现在，老贝尔曼有了另外的身份——临时模特，请他的都是“艺术区”里那些雇不起职业模特的青年艺术家，他呢，也乐得以此来挣几个小钱。他平时喜欢喝杜松子酒，每每总是过量，然后没完没了地唠叨着他那个还没影儿的未来的杰作。此外，他还是个脾气恶劣的古怪老头儿，对于他人的软弱总是极尽嘲弄。不过他对楼上的那两个青年画家倒是极力保护，甚至把自己当作随时待命的猎犬，为她们看护门院。

苏艾找到贝尔曼的时候，他已经喝完了酒，满身酒气地一个人

待在楼下那间灯光黯淡的小屋子里。房间的角落里搁置着一个画架，上面绷着一块空白的画布，那块画布已经安安静静地等待了二十五年之久，老贝尔曼始终让它空空如也。

苏艾把琼珊的情况告诉了贝尔曼，并说出了她的担心，她怕那个虚弱得像枯叶似的琼珊，会放弃她和这个世界最后一丝微弱的牵连，然后撒手而去。

老贝尔曼充血的眼睛明显是在流泪，他大声斥骂着，对琼珊的这种白痴的想法很是不屑，还不忘挖苦一番。

“简直是不可理喻！”他嚷道，“真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这种傻子，就因为该死的藤枝落下几片叶子，竟然就想着自己快要死了？我活了一辈子也没有听到过这种荒唐事。绝对不行，我现在没有心思为你这个愚蠢的隐士做模特。你怎么能让她脑袋里有这种傻念头呢？唉，可怜的小琼珊小姐。”

“她病得很严重，现在很虚弱，”苏艾说，“高烧已经让她的脑子不能正常思考了，她现在满脑子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念头。好吧，贝尔曼先生，既然你不愿意做我的模特，我也不勉强你了。不过，我现在终于认清你这个人了，你是个冷漠讨厌的老——老贫嘴。”

“你可真啰唆！”贝尔曼不满地喊道，“谁说我不愿意了？走吧。我现在就跟你一起去。我说了半天，就是为了说明我愿意为你效劳啊。上帝保佑！像琼珊小姐那样的好姑娘实在不应该在这种地方病倒。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会画出一幅伟大的作品，到那时候，我们就都可以离开这里啦。天哪！等着看吧。”

苏艾和贝尔曼来到楼上时，琼珊已经睡着了。苏艾把窗帘拉下来，然后朝贝尔曼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到另一间屋子里去。两人很有默契地望着窗外的常春藤，忧心忡忡，接着，他们默默无言地对视了一会儿。窗外的寒雨夹着雪花下个不停，湿冷冷的让人扫兴。贝尔曼穿着一件蓝色的旧衬衫，一口铁锅倒扣在地上充当着岩石，他就坐在上面，他现在的角色是一位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苏艾醒来，发现琼珊正大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放下来的绿窗帘。

“快把窗帘拉上去，我想看一看外面的藤叶怎么样了。”她用微弱的声音向苏艾命令道。

疲惫到极点的苏艾照着做了。

天哪！她们看到了什么，简直就是奇迹。在经过漫漫长夜的风吹雨打后，砖墙上居然还留有一片常春藤的叶子。这是藤蔓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了。叶柄的颜色还是深绿的，锯齿形的边缘染上了枯败的黄色，可就算如此，那片叶子仍傲然挂在离地面二十来英尺的一根藤枝上面，一副无所畏惧的姿态。

“这是最后的一片叶子。”琼珊说，“我以为昨夜它一定会掉落的。我听到风一直在吹。或许，今天它就会掉落的，那时我也要跟着去了。”

“亲爱的，亲爱的！”苏艾轻唤着琼珊，把她困倦的脸垂到枕边，她哀求说，“如果你不为自己着想，那么就为我想吧。你去了，我要怎么办呢？”